

吸血侠让你在紧张刺激中享受恐怖,感受温情!

吸血侠

达伦·山传奇 I

(英)达伦·山/著

初变吸血鬼
吸血鬼的助手
吸血魔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吸血鬼

达伦·山传奇 I

〔英〕达伦·山/著

麦·桔 马爱新 周 莉/译

初 变 吸 血 鬼
吸 血 鬼 的 助 手
吸 血



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◆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01-4383 号 01-2001-4386 号 01-2001-4387 号

THE SAGA OF DARREN SHAN(I)

Cirque du Freak

The Vampire's Assistant

Tunnels of Blood

by Darren Shan

Text Copyright © 2000 Darren Shan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吸血侠达伦·山传奇 I:初变吸血鬼 吸血鬼的助手 吸血魔/(英)达伦·山(Shan,D.)著;
麦秸,马爱新,周莉译.-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3.2 重印

ISBN 7-02-003880-8

I. 吸… II. ①达…②麦…③马…④周… III. 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英国-当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48663 号

责任编辑:叶显林

责任印制:李 博

吸血侠达伦·山传奇 I:

初变吸血鬼 吸血鬼的助手 吸血魔

Xixuexia Dalunshan Chuanqi I:

Chubian Xixuegui Xixuegui De Zhushou Xixuemo

[英]达伦·山 著

麦秸 马爱新 周莉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20 千字 开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22.75 插页 2

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03 年 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印数:10001—20000

ISBN:7-02-003880-8/I·2940

定价:29.80 元

编辑的话

在传统的吸血鬼故事中,吸血鬼往往是长着尖牙的残忍的嗜血幽灵,是附体的鬼魂,他们从坟墓里出来吮吸活人的血,类同十恶不赦的妖魔。他们害怕圣水、大蒜和十字架,尖桩穿心是结束他们生命的最妥当的办法。而有关他们的故事,总是与血腥和恐怖联系在一起。

然而,“吸血侠达伦·山传奇”系列是出自有“幽灵之乡”之称的英国的一位年轻作家达伦·山(原名达伦·奥肖内西)之手,是一部以第一人称叙述方式创作的全新的吸血鬼故事,正如作者所说:我创造的是一个全新的二十一世纪的吸血鬼形象。作者有他自己独到的创作原则:对我来说,好的恐怖故事的秘密在于:突然爆发的行动和情感之间的淡淡的危险……不只让你紧张,还让你把脑子里的弦绷得紧紧的,有时令人震惊,有时发人深省……不是让什么东西从黑暗中跳向你,而是让你盯着黑夜中的暗影,琢磨着是什么东西潜伏在那里……在盯着你……

本丛书中的故事不是血腥的渲染,也不是恐怖的铺陈,而是再现了血和暗夜里孕育着的生命,其中吸血鬼不再那么邪恶,不再那么狰狞,他们大都和我们人类更加接近。小主人公达伦·山本是一名顽皮、可爱的普通学生,只是因为偶然的会和吸血鬼结下了不解的恩仇,为了挽救朋友的性命而放弃了做人的资格,从此进入一个血和黑暗主宰的虚幻世界。他有情有义,割舍不了亲情和友情,但正是为了它们,他才毅然走向了那个陌生、恐怖的世界。那个世界中存在着与我们人类世界中一样的苦恼:欺骗和背叛,争夺和战争。但他依然那么可爱,像我们一样,珍视亲情和友谊,憧憬真诚和善良,渴求团结与和平;他有困难,为了生存,需要有顽强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;然而,他也并非超人和圣人,他和我们一样有恐惧,在生与死的紧要关头,也会动摇。但是,一旦责任和忠诚需要捍卫时,到头来他总会坚决地去捍卫,即便以生命为代价。主人公的可爱也许正是源于他的那些普通情感,以及对自我的不断超越,最终有了“侠”的风范。



目 录

初变吸血鬼..... 1

吸血鬼的助手..... 13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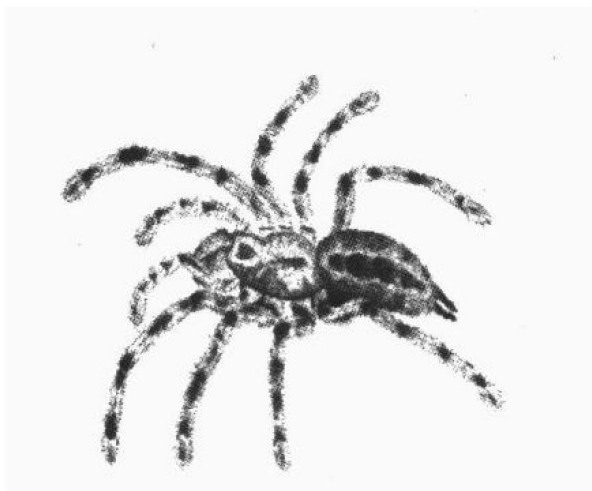
吸血魔..... 245



吸血侠达伦·山传奇(I)

初变吸血鬼

[英]达伦·山 著
麦 秸 译





献 词

这场怪异的演出能与观众见面，多亏了我那些实验室
助手们的辛勤努力，他们是：

“恐怖二人组”——比蒂与利亚姆

“大魔王”多蒙尼卡·德罗沙

“尖叫鬼”吉利·拉塞尔

“毁灭者”艾玛·施莱辛格

以及

“绛色夜晚之王”——克里斯托弗·利特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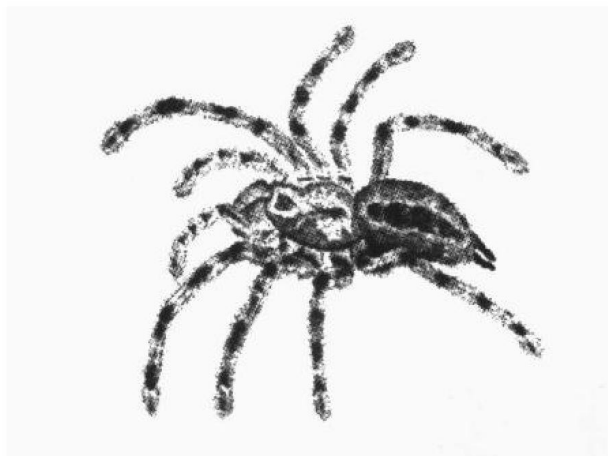
还要感谢那些和我一同赴宴的朋友：

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的那些可怕的家伙。另外“贪吃小学”

(和其他学校)里那些顽皮的小学生，甘愿充当实验品，

勇敢地体验噩梦般的恐怖场面，

尽量使这本书变得紧凑、神秘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



引子



初变吸血鬼

我一向对蜘蛛特别着迷。小的时候，我特别喜欢逮蜘蛛。我经常花好几个小时，在我们家花园尽头脏兮兮的破旧小棚屋里寻找蜘蛛网，看那里是不是潜伏着专门捕食昆虫的八脚大虫。每当找到一只，我就把它带到我的卧室里，让它自己到处乱爬。这经常把我妈妈气得发疯！

一般情况下，我逮来的蜘蛛一两天就逃走了，从此不见踪影，但有时它们会待比较长的时间。有一只蜘蛛在我床头上结了一张网，然后伏在那里守候了近一个月。我上床睡觉时，经常想像着蜘蛛会悄悄溜下来，爬到我的嘴里，滑进我的喉咙，在我的肚子里产卵；再过一阵子，小蜘蛛就会孵出来，把我从里到外活活吃掉。我小的时候就喜欢自己吓唬自己。

九岁那年，爸爸妈妈给了我一只小狼蛛。它没有毒，个头也不大，但它是收到的最棒的礼物。那时候，我每天一睁眼睛，就陪那只狼蛛玩耍，给它各种好吃的东西：苍蝇、蟑螂和小毛毛虫什么的，简直把它给宠坏了。

后来有一天，我做了一件傻事。我当时在看一部动画片，里面有一个人被吸尘器吸了进去，结果一点也没有受伤。他从袋子里钻出来，浑身脏兮兮的，全是尘土，气得发了疯似的。这真好玩。

太好玩了，我就亲自试了一把。用我的狼蛛。

不用说，事情的结果并不像动画片里的那样。蜘蛛被撕成了碎片。我哭得好伤心，可是眼泪流得再多也没有用了。我的宝贝狼蛛死了，这都怪我，我没有办法把它救活了。

爸爸妈妈知道我做的事情后，大喊大叫了一通，那声音差点把房顶都掀翻了——那只狼蛛花了他们不少钱呢。他们说我是个不负责任的傻瓜。从那天起，他们就再也不让我养宠物了，就连一只普普通通的花园蜘蛛也不让我养了。



我从这件往事开始讲这个故事，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随着本书故事的展开，你们就会一目了然。另一个原因是：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我不指望你们相信我——我如果不是亲身经历，也不会相信——但它确实是真的。我在这本书里描述的每件事都是真的，没有一句假话。

真实生活的一个规律就是，你如果做了一件傻事，一般就要为它付出代价。而在书里，英雄人物可以随便犯错误，爱犯多少就犯多少。他们做什么都没有关系，因为最后总是大团圆的结局。他们总会打败坏蛋，把事情摆平，最后一切圆满，皆大欢喜。

可是在真实的生活中，吸尘器就把蜘蛛弄死了。如果你穿车辆多的马路不小心，你就会被车撞倒。如果你从树上摔下来，你就会摔断几根骨头。

真实的生活是残酷的，不讲情面的。它才不管什么英雄人物啦，大团圆结局啦，以及事情应该如何如何啦。在真实的生活里，倒霉的事情会发生，人会死，打仗会输，坏蛋经常会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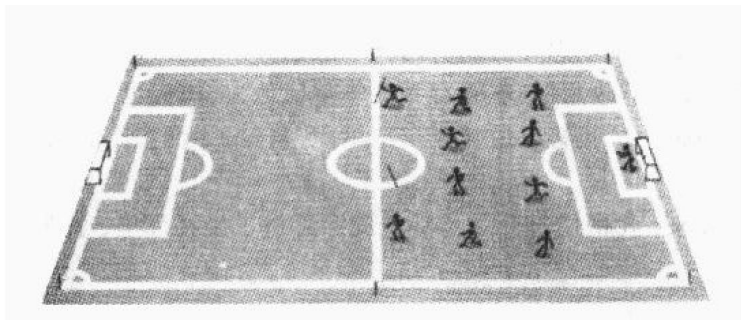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一点：我的名字其实不叫达伦·山。这本书里所说的事情都是真的，只有名字是假的。我不得不把名字改掉，因为……唉，等你看到最后，就会明白了。

我没有用一个真名，我的名字、我妹妹的名字、我朋友和老师名字，以及其他所有人的名字，统统都是假的。就连我生活的那座城市和那个国家的名字，我也不会告诉你们。我不敢。

好了，我的引子写得差不多了。如果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开始吧。如果这是一个凭空编出来的故事，那么故事就会发生在深夜，外面狂风大作，电闪雷鸣，猫头鹰尖叫，床底下传出嘎啦啦的声音。但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它是从哪儿开始发生的，我就只好从哪儿说起。

故事是从厕所里开始的……

第一章



我在学校的厕所里坐着，嘴里哼着小曲儿。我没脱裤子。我是在英语课快要结束时感到恶心，才到厕所里来的。我的老师多尔顿先生在这些事情上特别厉害。他能知道你是装病还是真的不对劲儿。我举手说我不舒服，他看了我一眼，就点点头，叫我去上厕所。

“把弄得你不舒服的东西吐掉，达伦，”他说，“然后再把屁股坐回到教室里来。”

我希望每个老师都像多尔顿先生这样通情达理。

结果，我并没有生病，但我还是感到恶心，就留在了厕所里。我听见下课铃声敲响，午休时间到了，同学们都匆匆跑了出来。我真想去跟他们一起玩儿，但我知道，如果多尔顿先生看见我这么快就跑到院子里，一定会气坏的。多尔顿先生这个人，如果你骗了他，他并不发火，只是沉默着，好长时间不理你，还不如被他狠狠骂一顿来得痛快。

于是我坐在那里，哼着小曲儿，眼睛看着手表等待着。就在这时，我听见有人叫我。“达伦！喂，达伦！你掉到茅坑里去了还是怎么着？”

我笑了。是斯蒂夫·豹子。其实斯蒂夫姓伦纳德^①，但大家都叫他斯蒂夫·豹子。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两个词读音差不多。其实斯蒂夫一直是我妈妈说的那种“野孩子”。他不管走到哪儿都惹是生非，跟别人打架，偷商店里的东西。有一天——当时他还坐在儿童推车里——他抓到一根尖尖的木棍，用它戳过路的女人（猜猜他戳的是什么部位，猜中无奖！）。

他不管走到哪里，大家都既怕他又瞧不起他。但我不是这样。从我们第

^① 在英语里，伦纳德(Leonard)和豹子(leopard)读音相似。



..... *The Saga of Darren Shan*

一次见面起，我就一直是他最好的朋友。我妈妈说我是被他的那股野性儿吸引住了，我只是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带劲儿。他性情暴躁，发起脾气来非常吓人。这也没什么，他发脾气时我就走开，等他平静下来了，我再回来。

这些年来，斯蒂夫的名声有所好转——他妈妈带他去咨询了许多很不错的专家，他们教他怎样控制自己——但他仍然是校园里的小传奇人物，一般的人都不敢惹他，尽管有些人年龄比他大，块头也比他大。

“喂，斯蒂夫，”我答应道，“我在这里。”我敲了敲门，让他知道我在哪扇门后面。

他跑过来，我把门打开。他看见我穿着裤子坐在那里，就笑了。“你吐了？”他问。

“没有。”我说。

“你觉得要吐吗？”

“大概吧。”我说。然后我突然往前一趴，发出呕吐的声音。哇！但斯蒂夫太了解我了，不会上当。

“趁你趴在这儿的时候，给我擦擦靴子吧。”他说，我假装往他鞋子上吐了口唾沫，用一张手纸把它们擦干净，逗得他哈哈大笑。

“课上又讲什么了？”我问，一边坐直身子。

“没什么，”他说，“还是老一套。”

“你的历史家庭作业做了吗？”我问道。

“明天才交呢，是吧？”他问，神情有些担忧。斯蒂夫总是忘记做家庭作业。

“后天交。”我对他说。

“噢，”他松了口气，说道，“那就更没事了。我还以为……”他停住了，皱起了眉头。“慢着，”他说，“今天是星期四。后天就是……”

“你上当了！”我大喊一声，捶了他的肩膀一下。

“哎哟！”他喊道，“真疼啊。”他揉着胳膊，但我看出他疼得并不厉害。

“你出来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我本来想待在这里，欣赏欣赏风景。”我说着，靠在抽水马桶上。

“别胡扯了，”他说，“我刚才进来时，我们已经二比五落后了。现在大概落后六七个球了。我们需要你。”他说的是足球。我们每天午休时都要踢一场。我那个队一般总是赢的，但是最近我们好几个最棒的队员都不在了。戴夫·摩根摔断了腿。萨姆·怀特因为搬家转了学。丹尼·柯坦不踢足球了，他要用午休时间和谢拉·利出去拍拖，他喜欢那个姑娘。这个白痴！

我是我们队里最好的前锋。我们还有更好的后卫和中场队员，托米·斯是全校最棒的守门员。但只有我能够冲在最前面，一天连进四五个球。

“好吧，”我说着站了起来，“我来救你们。这个星期我每天都表演帽子



戏法。现在不露一手太可惜了。”

我们从几个大男孩身边走过——他们像往常一样在水池边抽烟——匆匆赶到我的锁柜前，换上我的运动鞋。我以前有过一双很棒的运动鞋，是我在写作比赛中赢来的，但几个月前鞋带断了，鞋帮上的橡胶也开始剥落。而且我的脚也长大了！我现在穿的这双还行，但和以前那双不是一个品牌。

我赶到球场时，我们是三比八落后。其实那不是真正的球场，只是一个长长的院子，在两端画出了球门柱。画球门柱的那家伙准是个十足的傻瓜。他把一边的横梁画得太高，另一边的又画得太低！

“别害怕，神射手达伦·山来也！”我冲进球场。球员们有的哈哈大笑，有的连声抱怨。我看得出，我的队员霎时振作起来，对手们越来越不安了。

我一开始就出脚不凡，在一分钟内连进两球。眼看我们就要追平或者胜出了，但是时间没有了。如果我早点赶来，我们就赢了，可是就在我踢得正起劲儿时，该死的铃声响起来，我们七比九输了。

就在我们离开球场时，阿兰·莫里斯跑了进来。他气喘吁吁，脸涨得通红。我有三个最要好的朋友：斯蒂夫·豹子、托米·琼斯，还有阿兰·莫里斯。我们一定是世界上最古怪的四个，因为我们中间只有一个人——斯蒂夫——有绰号。

“看我找到了什么！”阿兰喊道，把一张湿乎乎的纸在我们鼻子底下晃来晃去。

“什么东西？”托米问，想把纸抓住。

“是——”阿兰刚想说话，多尔顿先生冲我们喊了起来。

“你们四个！快进来！”他吼道。

“我们来了，多尔顿先生！”斯蒂夫也冲他吼道。斯蒂夫是多尔顿先生的得意门生，有些事情，搁在我们身上肯定要倒霉，可搁在他身上就没事。比如，他有的时候在作文里写一些骂人的话。如果我把斯蒂夫的那些话写进我的作文里，我早就被赶出校门了。

但多尔顿先生对斯蒂夫心肠很软，因为斯蒂夫与众不同。有时他在班上表现特别出色，什么都能应付自如，另外一些时候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拼不出来。多尔顿先生说斯蒂夫有点像白痴学者，那就是说，他是个傻瓜天才！

不过，虽说斯蒂夫是多尔顿先生的宝贝，但他如果不能按时上课还是会挨罚的。所以，不管阿兰拿的是什么，都只好等下课再说了。我们踢完足球后浑身是汗，又累又乏，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教室，开始上下一节课。

我哪里知道阿兰那张神秘的纸将会彻底改变我的一生，而且是向坏的方面改变！

第二章



午饭后，是多尔顿先生的历史课。我们在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。我不是很感兴趣，但斯蒂夫认为很棒。只要是跟杀人啦、战争啦有关的事情，他都喜欢。他经常说他长大了想当一名雇佣兵——就是为钱打仗的人。他是真心这么说的！

历史课后，是数学课，真令人不敢相信——又是多尔顿先生，已经连着三节课了！我们平常的数学老师休病假了，其他老师只要有空就来代课。

斯蒂夫简直乐坏了。他最喜欢的老师，接连上了三节课！这是多尔顿先生第一次给我们上数学课，斯蒂夫开始出风头了，他告诉多尔顿先生我们上到了什么地方，又开始解释几个比较绕人的问题，就好像在跟一个孩子说话。多尔顿先生倒不介意。他熟悉斯蒂夫的脾性，知道怎么对付他。

一般情况下，多尔顿先生教起课来总是得心应手——他教课很有趣，但我们上完课总能学到点东西——可是他在数学方面就不太行了。他倒是挺卖力气，但我们看得出来，他有点力不从心。他在那里焦头烂额地忙着应付，脑袋埋在数学书里。斯蒂夫在旁边提出各种“热心的”建议，我们其他人开始坐不住了，互相交头接耳，递小条子。

我给阿兰递了个条子，叫他把他带来的那张神秘的纸给我看看。一开始他不肯递过来，但我不停地递条子过去，最后他只好答应了。托米和他只隔两个座位，就先把那张纸拿到了手里。他打开仔细地看了起来。他看着看着，脸上开始放光，嘴巴慢慢地张开了。当他——读了三遍以后——把那张纸递给我时，我很快就明白是为什么了。

这是一张小海报，是一个巡回马戏团的广告传单。顶上画着一个狼头，狼的嘴巴张着，口水从牙齿间流下来。最底下画着一只蜘蛛和一条蛇，它们

都显得很凶恶。

就在狼头下面，用红色的大写字母印着这样几个字：

怪物马戏团

下面是一些较小的文字：

怪物马戏团——只演一星期！

请看：

塞弗和塞萨——曲体双胞胎！

蛇娃！猿人！钢牙格莎！

暮先生和他的会表演的蜘蛛——八脚夫人！

排骨亚历山大！胡子夫人！神手汉斯！

双肚拉莫斯——世界上最胖的人！

再下面是地址，告诉你在什么地方买票，这些节目在什么地方表演。再往下，也就是在蛇和蜘蛛的画像上面，还印着：

胆小者不宜观看！

票数有限！

“怪物马戏团？”我自言自语地嘟囔道。怪物马戏团！难道是怪物出来表演？看样子是的。

我把传单又读了一遍，那些图画和奇异的表演者把我深深吸引住了。我实在太入迷了，把多尔顿先生忘到了脑后。直到我突然意识到教室里沉默下来，我才想起他。我抬起头，看见斯蒂夫独自站在教室前面。他冲我伸出舌头，露出一个坏笑。我觉得我脖子后面的汗毛根根竖起，扭头一看，只见多尔顿先生站在我后面读着传单，嘴唇抿得紧紧的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他厉声说，一把将传单从我手里夺了过去。

“是一份广告，先生。”我回答道。

“你从哪儿弄来的？”他问。他看上去非常生气。我还从没见过他这么激动过。“你从哪儿弄来的？”他又问了一遍。

我局促不安地舔着嘴唇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我不想出卖阿兰，害得他倒霉——而且我知道他是不会自己坦白交代的：即使阿兰最要好的朋友也知道，他不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——可是我的脑子处于迟钝状态，我一下子编不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谎话。幸好，斯蒂夫挺身而出。

“先生，那是我的。”他说。

“你的？”多尔顿先生慢慢地眨着眼睛说。



初
变
吸
血
鬼



..... *The Saga of Darren Shan*

“是我在公共汽车站附近捡到的。”斯蒂夫说，“一个老头儿扔的。我觉得它看上去怪好玩的，就捡了起来。我正准备待会儿下了课向你请教呢。”

“噢，”多尔顿先生使劲儿不让自己显出高兴的样子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他听了这话心里很受用，“那就不一样了。有求知欲总是好的。坐下，斯蒂夫。”斯蒂夫坐了下来。多尔顿先生用一个图钉把传单钉在黑板上。

“很久以前，”他指点着传单，说道，“存在着真正的怪物马戏表演。贪婪的骗子们把畸形人塞进笼子里，然后——”

“先生，什么是畸形人？”有人问。

“就是看上去不正常的人，”多尔顿先生说，“长着三条胳膊或两个鼻子的人；没有腿的人；个子特别高或特别矮的人。这些可怜的人除了长相特别外，和我们大家没有什么不同，可是骗子们把他们拉出去展览，还管他们叫怪物。骗子卖票叫大家来看他们，还欢迎大家来嘲笑和捉弄他们。骗子像对待动物一样对待这些所谓的‘怪物’。只给他们很少一点钱，还经常打他们，给他们穿破烂的衣服，从来不让他们洗澡。”

“那太残忍了，先生。”德莱娜·普莱斯——一个坐在前排的姑娘——说道。

“是的，”多尔顿先生赞同地说，“怪物马戏团是残忍、野蛮的产物。所以我一看到它就气坏了。”他一把扯下传单。“他们在很多年前就被禁止了，可是你们会经常听见谣传，说他们仍然是蒸蒸日上。”

“你认为怪物马戏团真的是让怪物表演吗？”我问。

多尔顿先生又仔细看了看传单，然后摇了摇头。“我表示怀疑。”他说。“也许只是一场残酷的骗局。”他又说道，“如果它是真的，我希望在座的谁也别去观看。”

“噢，不会的，先生。”我们赶紧异口同声地说。

“因为怪物表演是很可怕的，”他说，“他们表面上弄得像正常的马戏团一样，实际上是藏污纳垢的地方。谁要去捧场，谁就跟经营这种东西的人一样坏。”

“谁想要看这种东西，那他的心理肯定很不正常。”斯蒂夫附和道。接着他望着我，眨了眨眼睛，用口型说：“我们要去！”